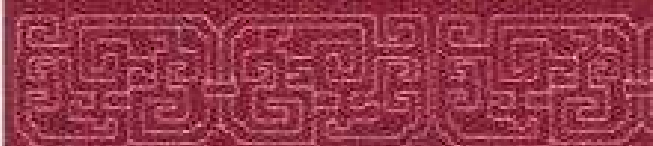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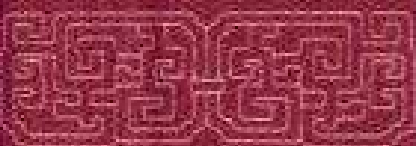


司棋與潘又安



红楼梦之十三

司棋與潘又安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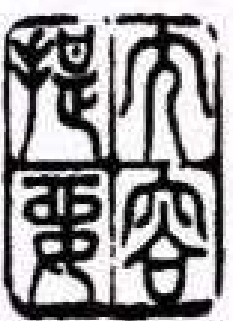
改編：潘勤孟

繪畫：董天野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司棋是荣国府二小姐贾迎春房里的大丫头，从小便和表兄潘又安相爱，两人私订了终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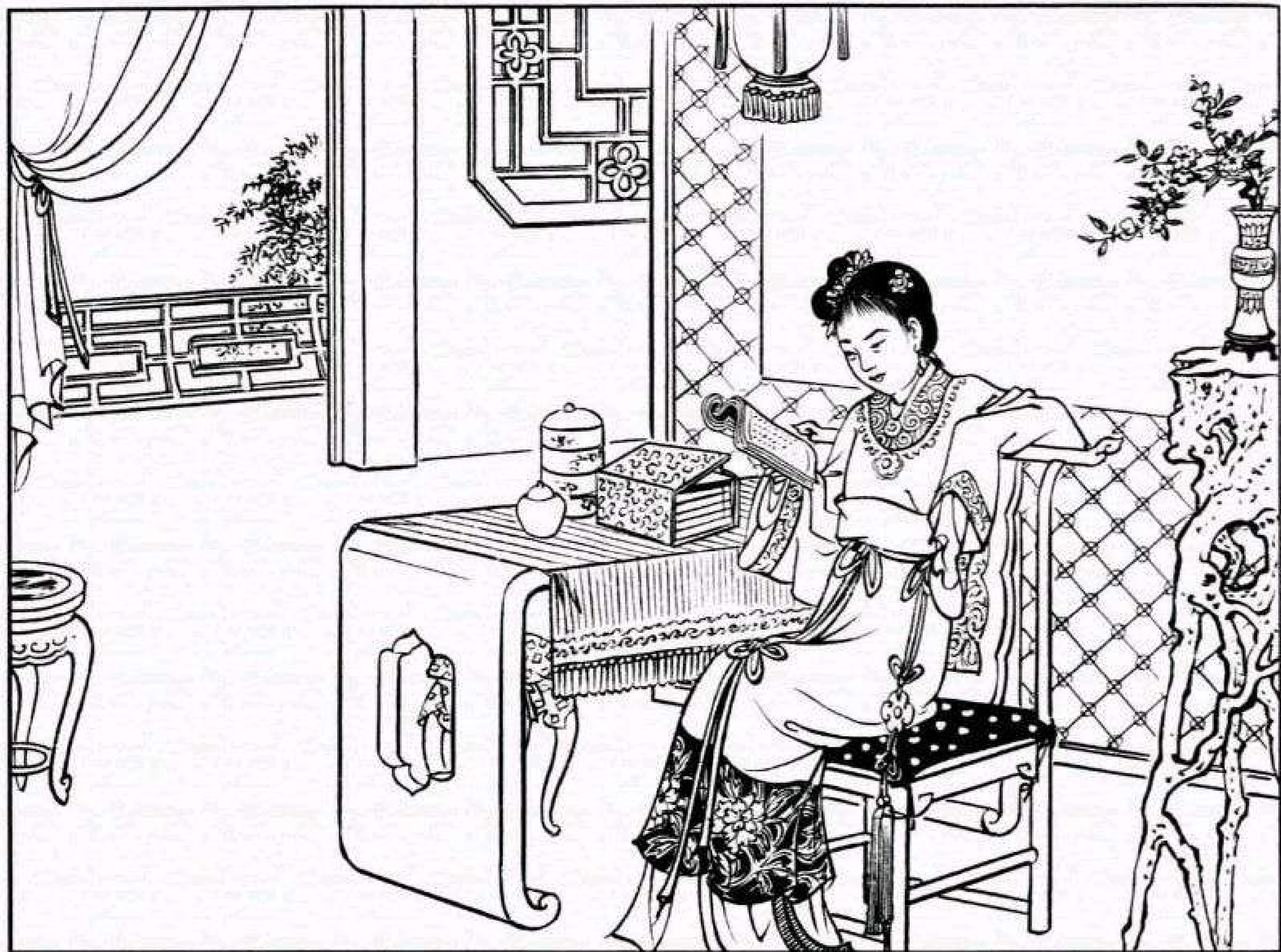
潘又安进大观园来和司棋相会，不慎失落了一个内藏情书的荷包。邢夫人、王夫人知道了，赫然震怒，下令抄查大观园。

事发后，司棋被撵出大观园，潘又安却因惧怕外逃出走。司棋终日啼哭，恨他胆小，没有情义。后来潘又安回来预备娶亲，可是遭司棋家里反对。司棋抗争无效，撞墙而死。潘又安把司棋殓之后，也用刀子自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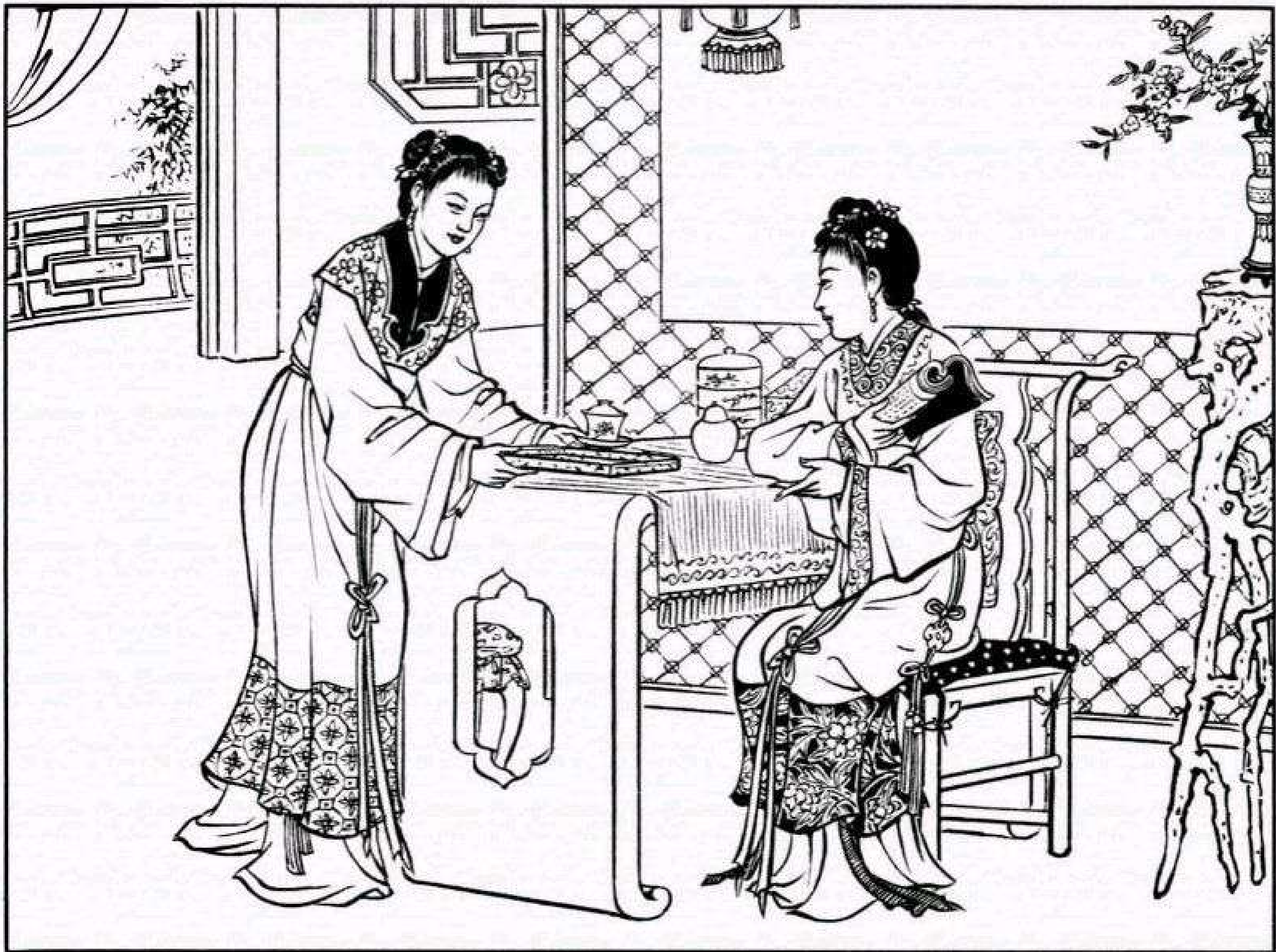
大观园中有一座缀锦楼，住着贾赦的女儿迎春。荣国府最讲究排场，每位小姐屋里有好几个嬷嬷、大丫头、小丫头随身服侍。



迎春在姊妹中排行第二，为人懦弱怕事，没有主见。因此大家给她题了一个绰号『二木头』。



服侍迎春的大丫头中，为首一个名叫司棋，她姓秦，父亲和叔父都在荣国府当差，外祖母王善保家的，还是邢夫人的陪房。



司棋的性情，恰与迎春相反，率直刚烈，敢作敢为，所以园里几个倚老卖老的嬷嬷、婆子，不怕迎春，却都怕司棋。



司棋有个表兄，姓潘，名又安，年龄和司棋相仿，两人从小在一处玩耍，情趣相投。后来渐渐大了，便益发亲密起来。



司棋还没有做丫头时，两人已经私订终身，一个非潘又安不嫁，一个非司棋不娶。这些秘密，连双方父母都不曾发现。



司棋为了要和潘又安会面，时常想托故回家。偏是荣国府的规矩，严禁丫头们外出，司棋告假，十次倒有九次不准。



再则司棋的母亲王氏，嫌潘又安家中穷，反对自己女儿和他接近。因此，司棋就是回家，也不能常和潘又安相会。



后来，到底给他们想出了一个法子：彼此里应外合，买通荣国府守角门的老婆子，有时传递书信，有时悄悄地放潘又安进来，如此已非一日。



一天，鸳鸯奉了贾母之命，到大观园去向李纨传话。恰巧宝玉、探春等都在，少不得大家说笑一会，等到回来时已是黄昏了。



鸳鸯独自回来，通过园门，只见角门虚掩，尚未上
门。偌大一个园子，悄无人迹。



鸳鸯心里奇怪，怎么角门上没有守门的婆子？这样想着，已走到假山旁边，只见怪石嶙峋，阴森可怕，不觉胆怯起来。



忽然听得假山背后一阵响声，鸳鸯吓了一跳。定睛看时，仿佛两个人在那里，正想往树林里躲藏。



的，像是迎春房里的司棋。另外一个却一闪不见了。

鸳鸯眼尖，趁着半明的月色，早看见一个穿红袄儿的



鸳鸯只当她和别的丫头在这里说体己话儿，见自己来了，故意躲藏，吓着玩耍，便笑着追过去，打算把司棋抓住。



鸳鸯一面追，一面高声叫道：「司棋！你还不停下来，吓着我，我就喊起来，当贼拿了。这么大的丫头，也没有这般白天黑夜只是玩不够！」



这本来是戏语，想要哄哄她。谁知司棋心虚，只当鸳鸯已经发现秘密，生怕叫喊出来，事情越发不好，只得硬着头皮停下来。



司棋一把拉住鸳鸯，便双膝跪下，嘴里连说：「姐姐！千万别嚷！」鸳鸯反而莫名其妙，问道：「这是怎么说，这是怎么说？」



司棋也不答言，只是浑身发抖。鸳鸯更弄不懂了。再抬眼朝前面瞧了一瞧，只见一个人影儿，像是个少年，躲在一棵大树旁边。



鸳鸯见到这副情景，已经猜着八九分，自己反羞得心跳耳热。待定了一会神，问道：『那一个是谁？』司棋吞吞吐吐道：『是我表兄。』



鸳鸯啐了一口，却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司棋回头朝那树边悄悄叫道：『你不用躲着，姐姐已经看见了，快出来吧。』



那少年听说，只得从树后跑出来，向着鸳鸯磕头如捣蒜。鸳鸯几曾碰到过这等尴尬事，连忙别转身子，看都不敢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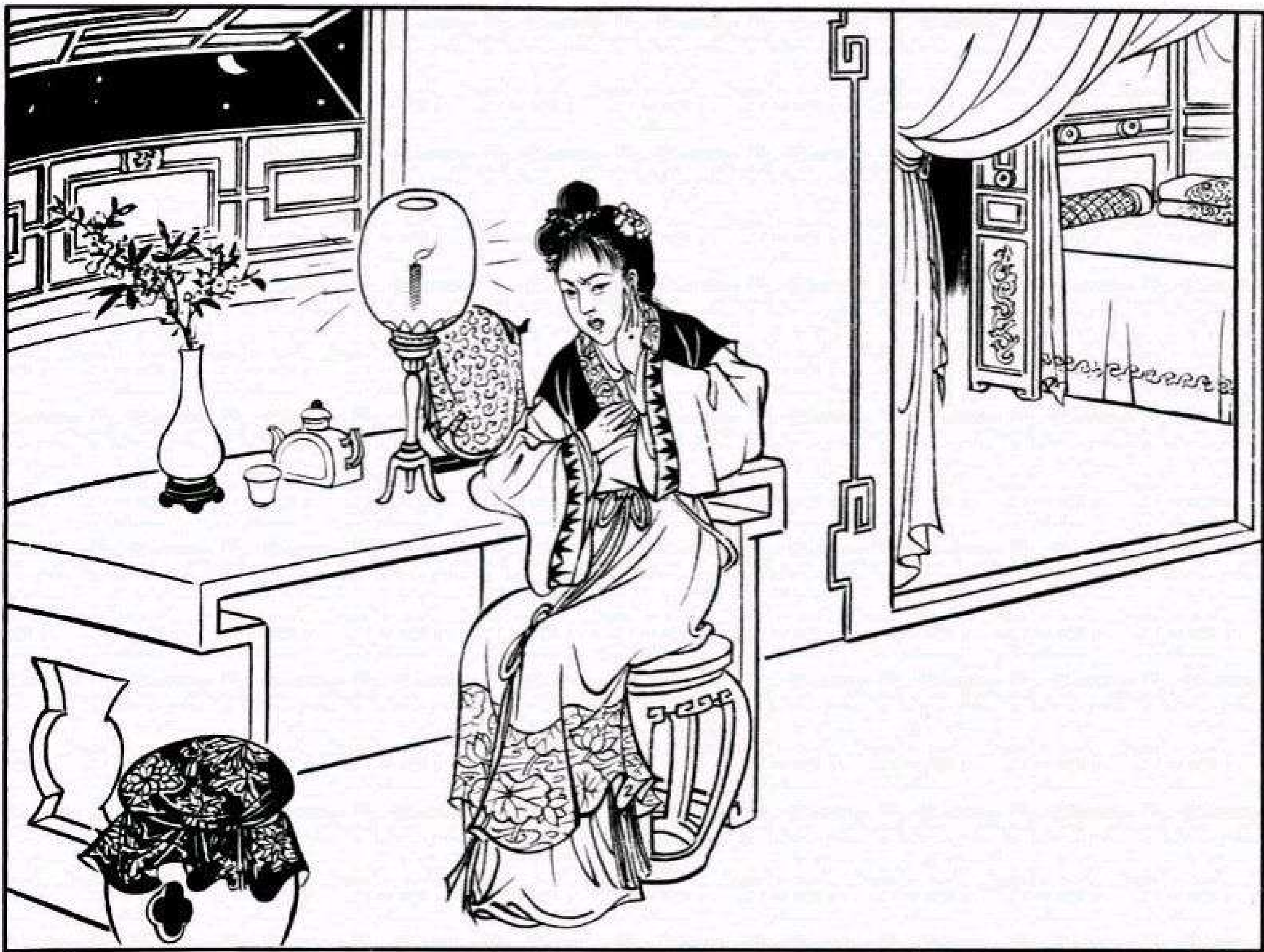
司棋哭着苦求鸳鸯：「我们的性命，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超生我们！」鸳鸯道：「你不用多说了，快叫他去吧，横竖我不告诉人就是了。」



原来，这一晚司棋约了潘又安进来相会，不防被鸳鸯撞着。那潘又安听鸳鸯口气，如逢大赦，一溜烟从角门出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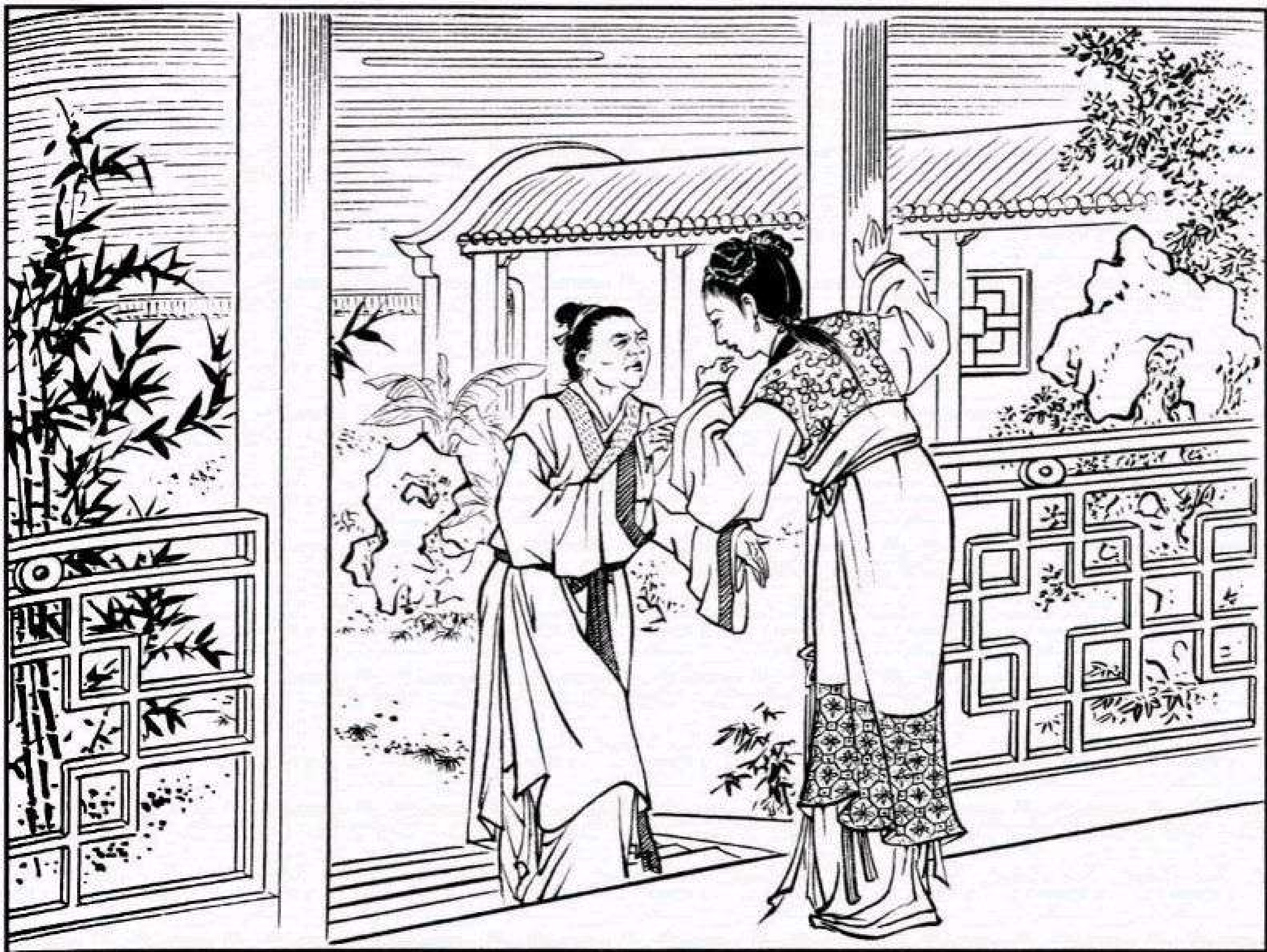
鸳鸯回到屋里，心里还是突突乱跳，她想：这件事给上面知道了，说不定闹出大乱子。自己和司棋一向接近，更应该保守秘密才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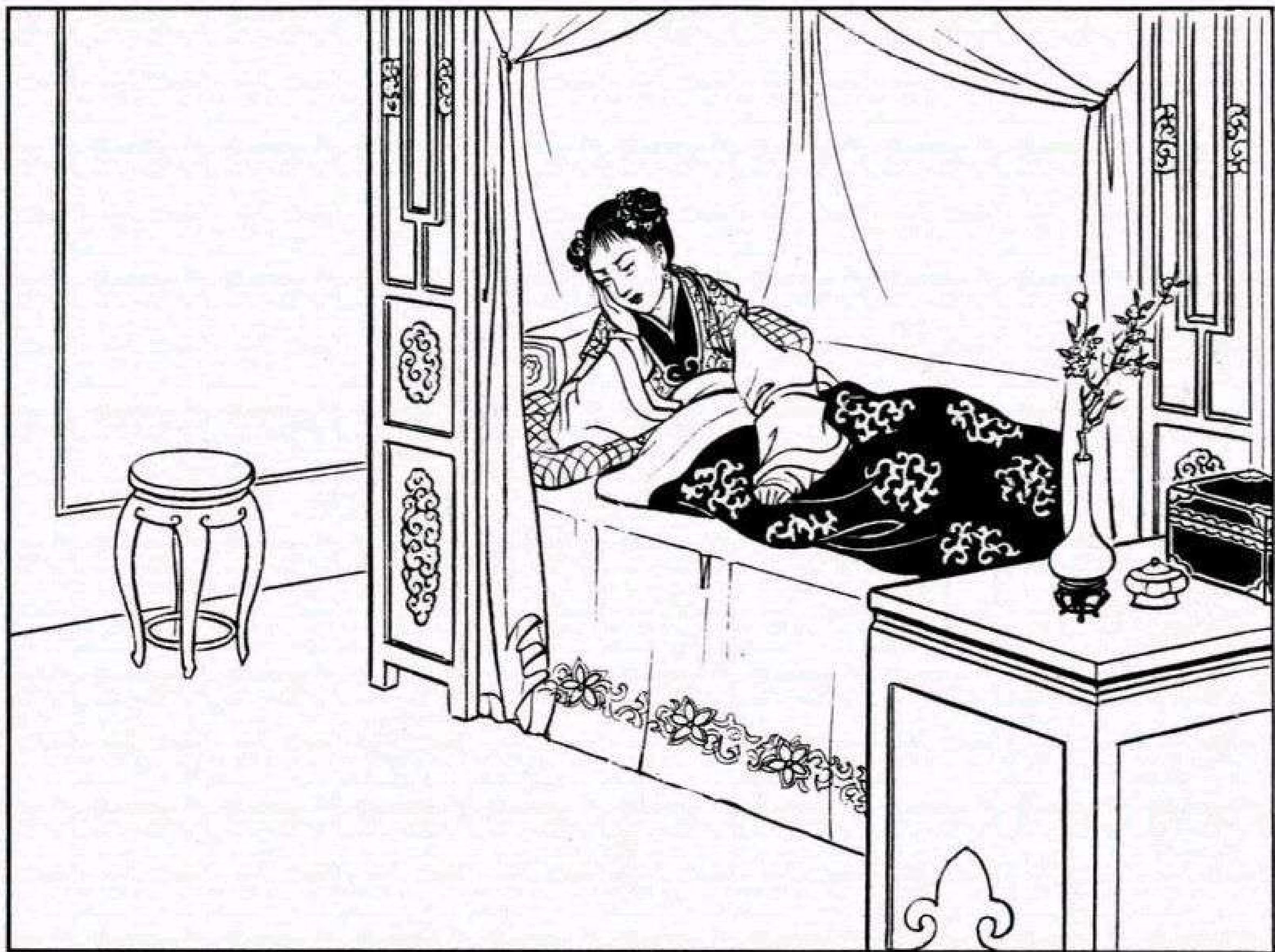
司棋回到缀锦楼，急得一夜不曾睡着。第二天，见到鸳鸯，脸上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百般过不去。过了两日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这才略略放心。



不料，这日晚间，一个婆子赶来悄悄告诉司棋道：『你表兄三四天没回家，想是逃走了，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。』司棋听了，又是着急，又是伤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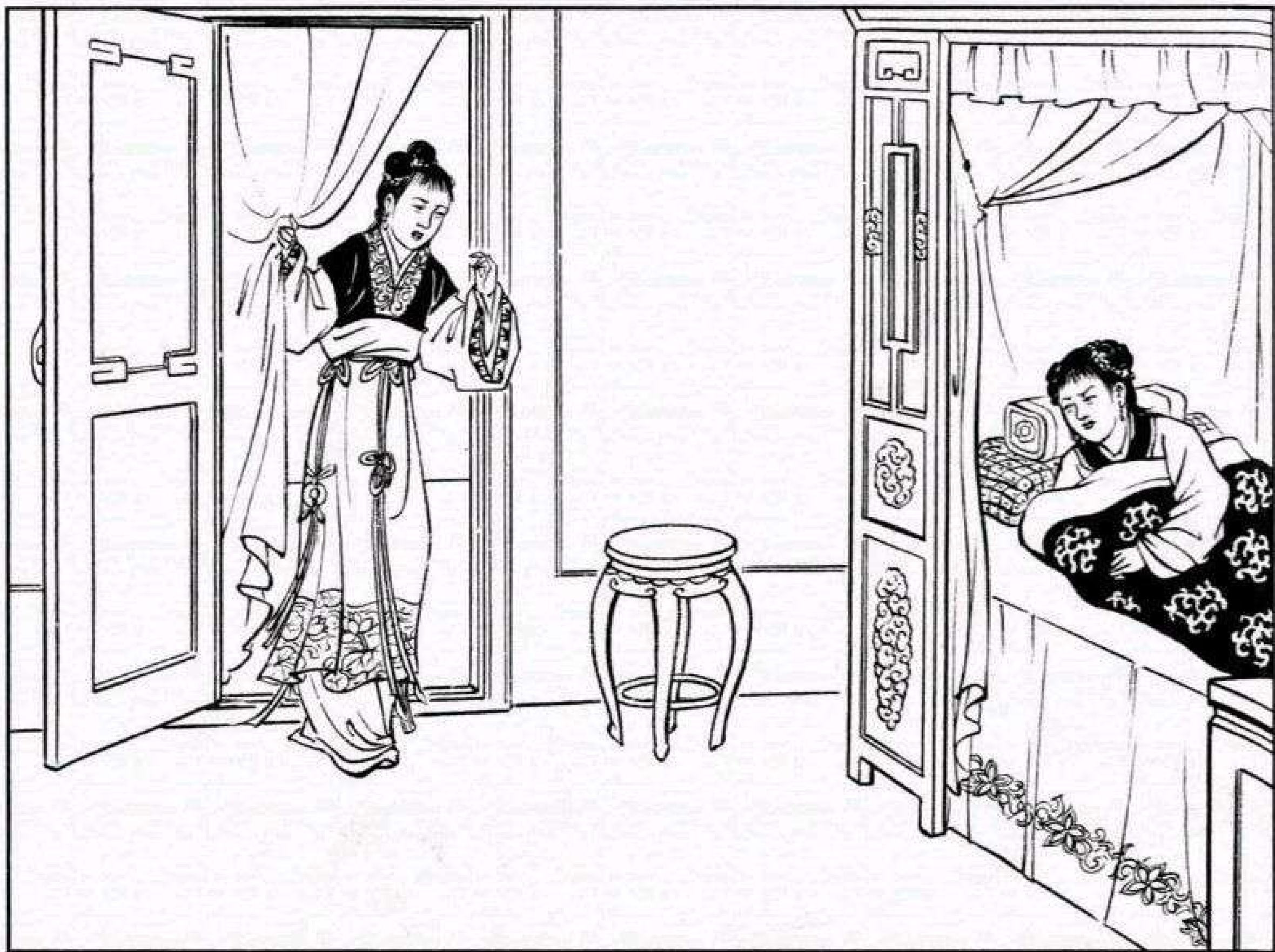
司棋心想：『纵然闹出来，也该死在一处。到底男人家没有情义，先就逃走了！』越想越气，茶饭也无心吃，懒于动弹。挨了两日，竟病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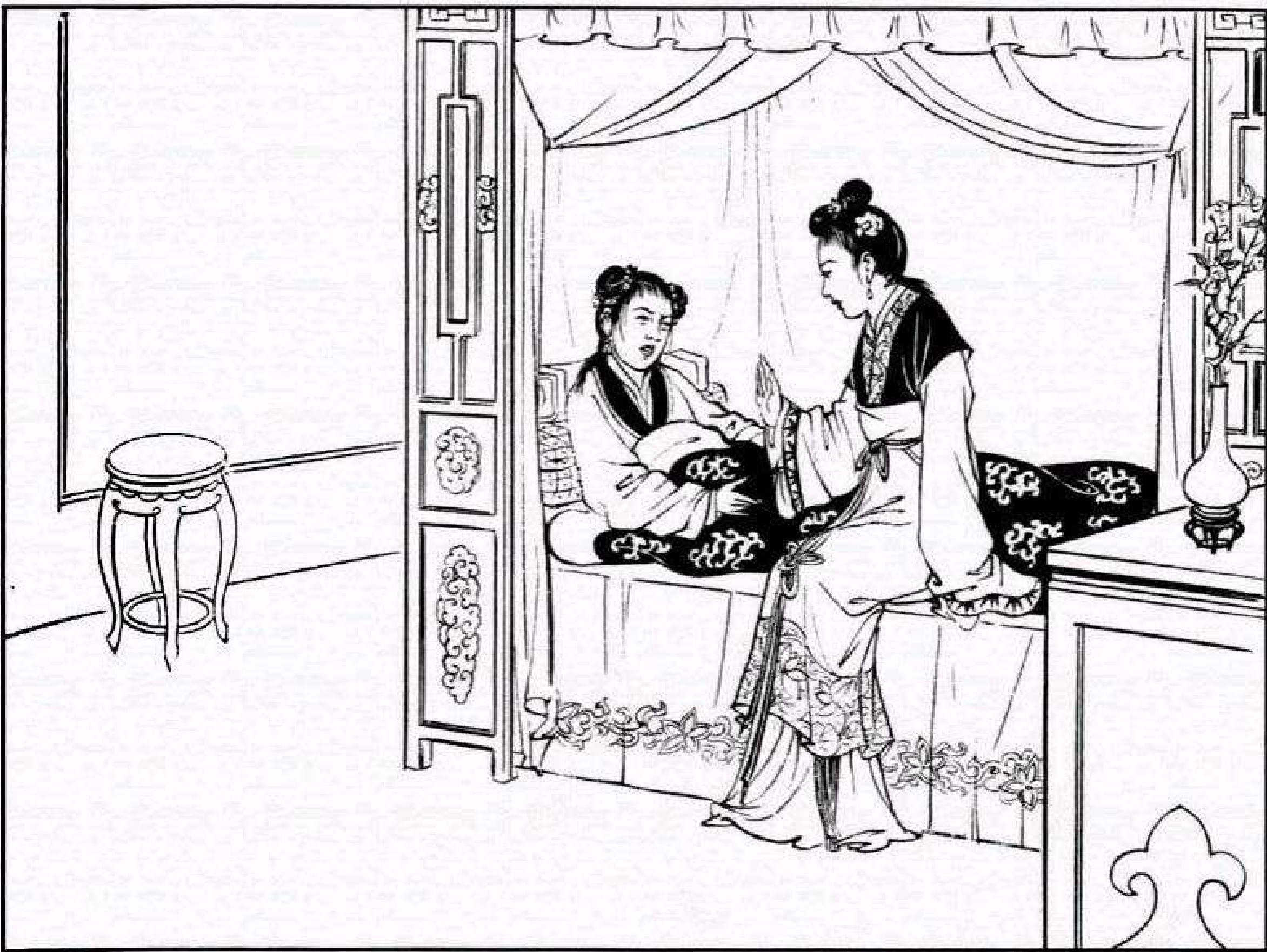
司棋病倒，凤姐忙差一个老婆子来吩咐：『奶奶说的，姑娘的病吃两剂药好了便罢，如若不好，还是搬出去养病，免得沾染了别人。』



司棋想到主子对下人如此刻薄，更添了一层气。鸳鸯闻知她病着，料定是园中之事急出来的，心里老大不忍，特地过来探望。



鴛鴦安慰司棋说：「我若告诉一个人，不得好死。你只管放心养病，别糟蹋了自己身子！」又说：「从此养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的，别再胡闹了。」



司棋一面哭，一面点头不绝，说道：『我的姐姐，你待我这样好，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。从此以后，我活一天，就是你给我的一天。』



这一席话，反把鸳鸯说得心酸，也哭起来了。鸳鸯道：『我做什么坏你的名节，白去献殷勤呢！』又安慰了司棋一番，方才出来。



一天，邢夫人闲着无聊，带了陪房王善保家的，打算到园里走走。刚到园门前，只见贾母房里的一个小丫头，名唤傻大姐的，笑嘻嘻地走来。



那傻大姐手里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东西，一边笑，一边瞧着只管走。邢夫人喝住她道：『这傻丫头，得了什么玩意，这样喜欢，拿来我瞧瞧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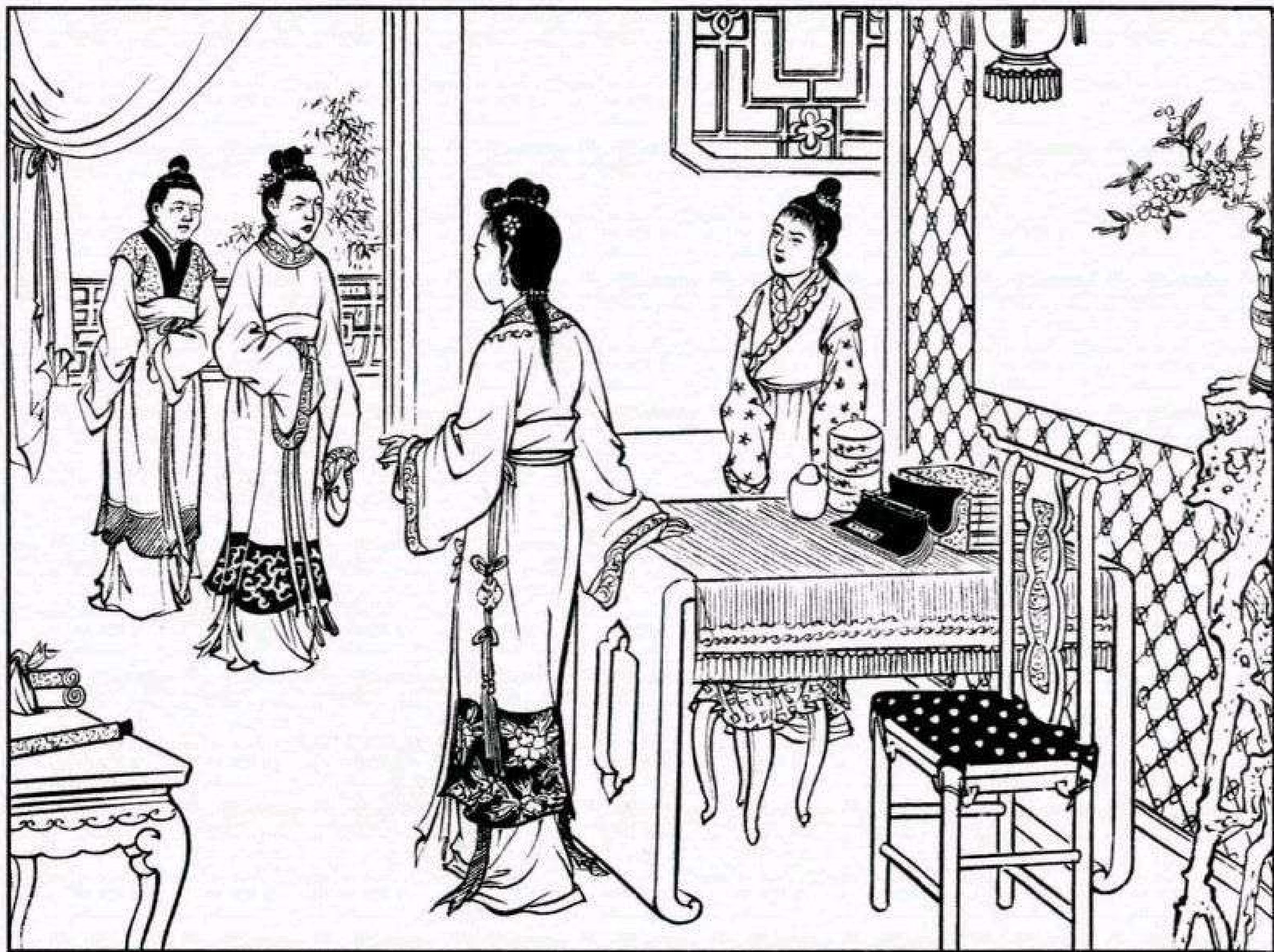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傻大姐来园里游玩，在假山边丛草中拾着一个荷包，正在玩赏，不防撞着邢夫人；如今听邢夫人如此说，便笑着把荷包递过去。



邢夫人接来一看，见上面绣的花鸟很是鲜艳。再解开荷包看时，里面还有一封姓潘的所写的情意绵绵的书信。邢夫人大吃一惊，慌忙塞进袖里。



邢夫人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撇下傻大姐，就近到迎春房里去。迎春正因新近失去一件贵重首饰『累金凤』，遍寻无着，再加司棋病着，心中着实不自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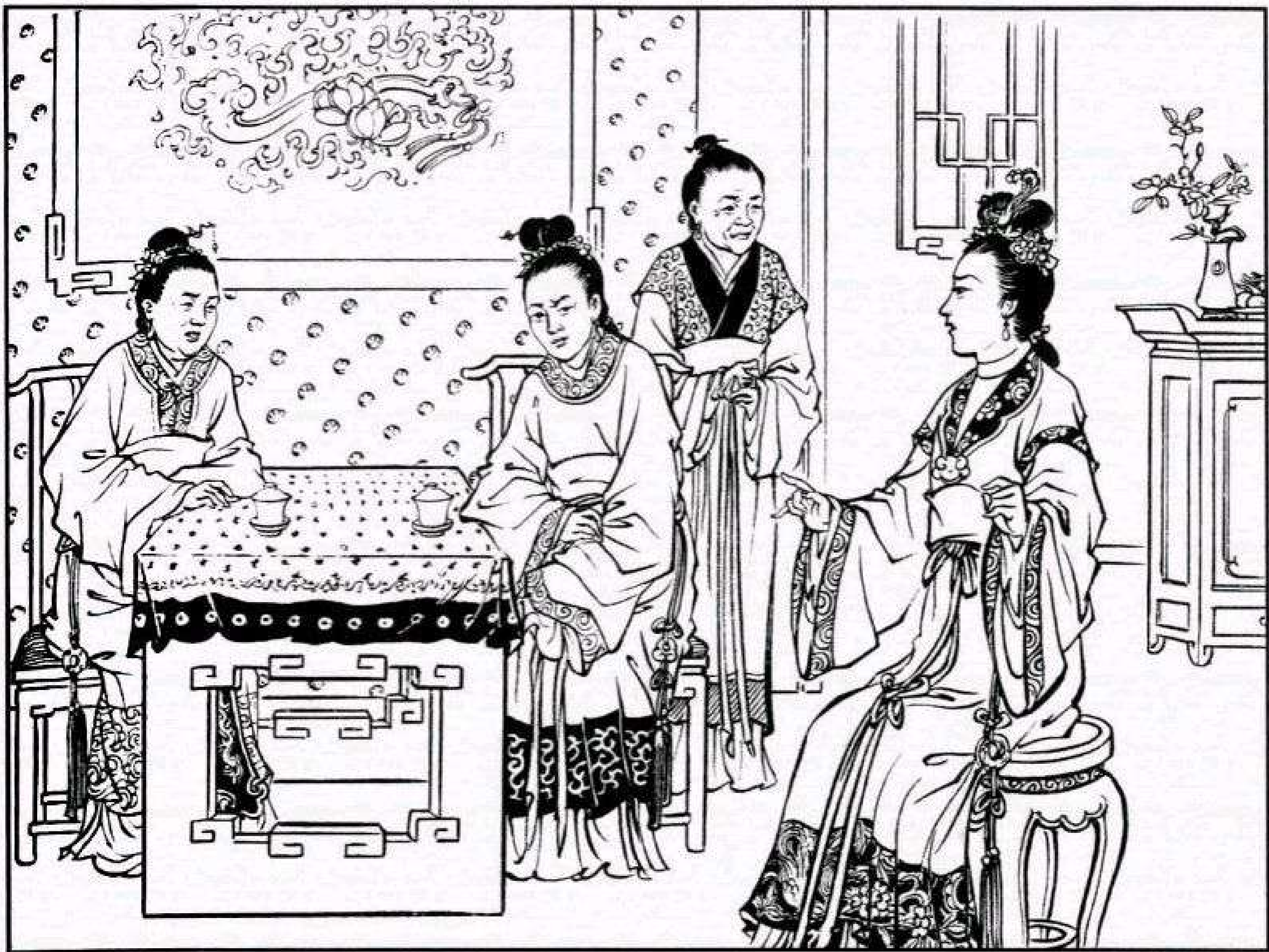
迎春见母亲来了，少不得把遗失『累金凤』的事禀明。邢夫人听了更是着急，心想这园子近来真多事；嘴里不说什么，一径来找王夫人和凤姐商量。



王夫人和凤姐听说园里拾着男子书信，迎春房里又不见了『累金凤』，也都大吃一惊。王夫人道：『这些事要是给外间知道，我们的脸面搁到哪里去呢？』



邢、王二夫人只会干着急，凤姐心中却已有了计较，说道：「如今园里丫头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小心大，惹是生非，依我说这东西失了倒是小事。」



凤姐又说：『园子里住的尽是姑娘、丫头，要是引进外间的坏小子来，那还了得！为今之计，就趁今晚，冷不防到园里仔细抄查一下。』



凤姐又说：『园子里住的尽是姑娘、丫头，要是引进外间的坏小子来，那还了得！为今之计，就趁今晚，冷不防到园里仔细抄查一下。』



王善保家的自以为是邢夫人的陪房，未免倚老卖老，而且素常又受过园里丫头们不少闲气，如今听说要抄查园子，便在旁一力怂恿。



当下邢夫人、王夫人决定，就在当晚，派了王善保家的、周瑞家的几个得力心腹，由凤姐带着，进园里抄查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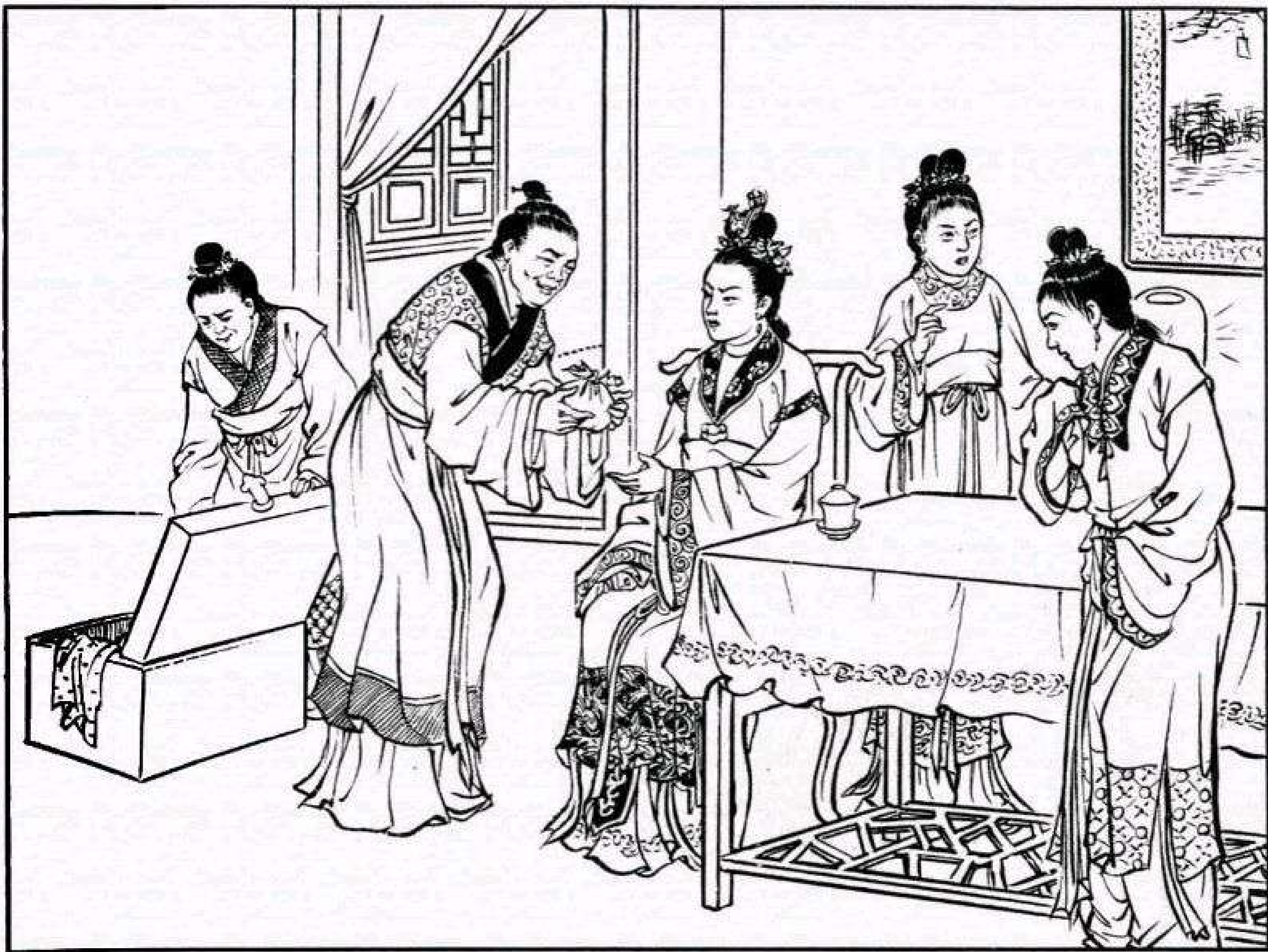
一伙人查了怡红院、潇湘馆，又查了探春、李纨的屋里，所有丫头们的箱笼都仔细搜查，却查不出什么来。于是再到惜春屋里去抄查。



惜春在姊妹中年纪最小，未经世故，骤见凤姐带着几个嬷嬷声势汹汹地冲进屋子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故，吓得缩作一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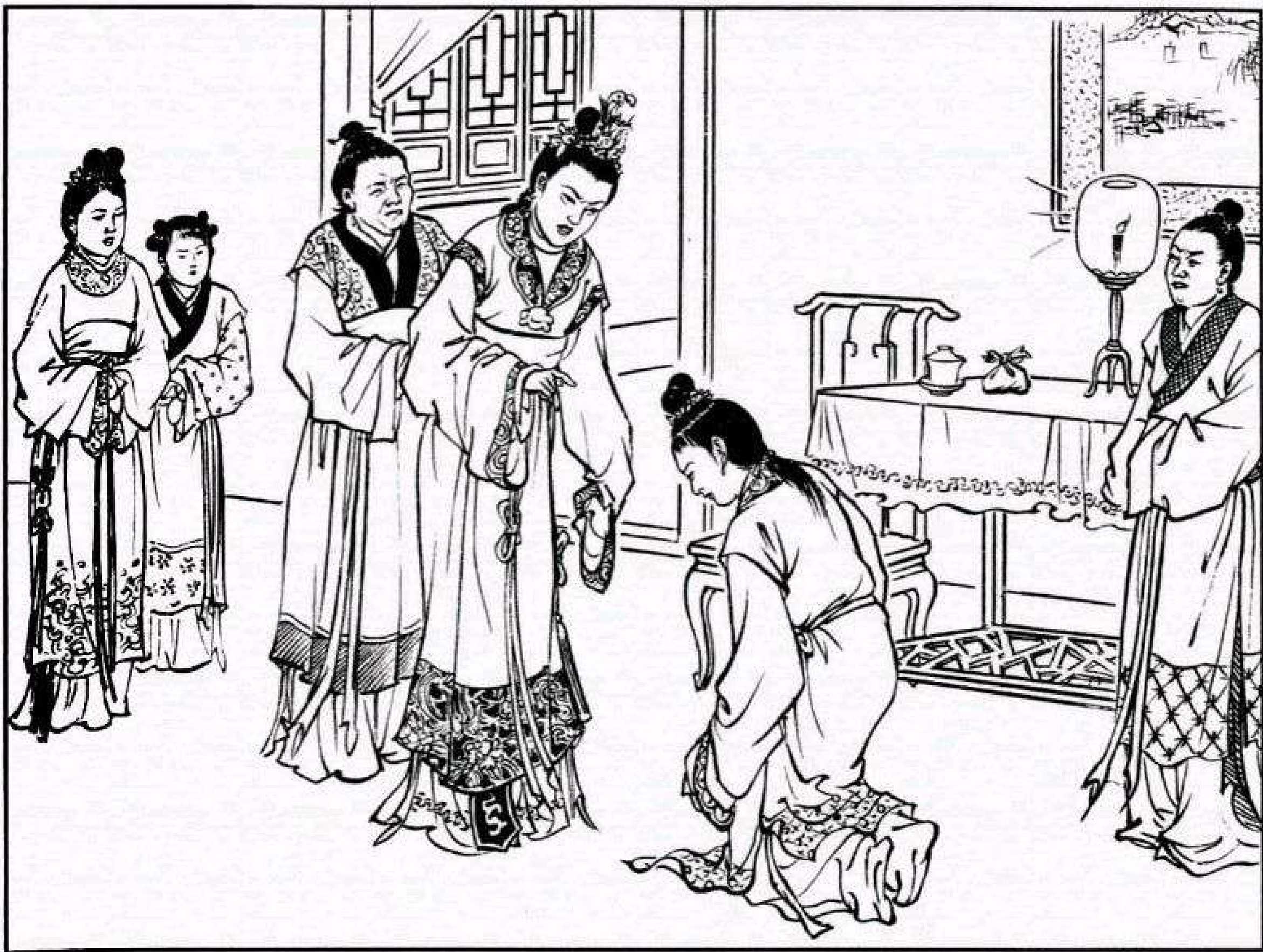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一面安慰惜春，一面下令搜。谁知竟在丫头入画箱子里寻出一大包银子。凤姐沉下脸，问道：『是哪里来的？』



入画吓坏了，慌忙跪下，哭着说：『这是珍大爷赏给我哥哥的，因为我爹娘都在南方，我哥哥烦婆子带进来，叫我收着，有便带回去的。』



凤姐冷笑道：「即使是真的，也不该私自传递进来。这个可以传递，什么不可以传递？假若你是撒谎，那是偷了来的，你可就别想活了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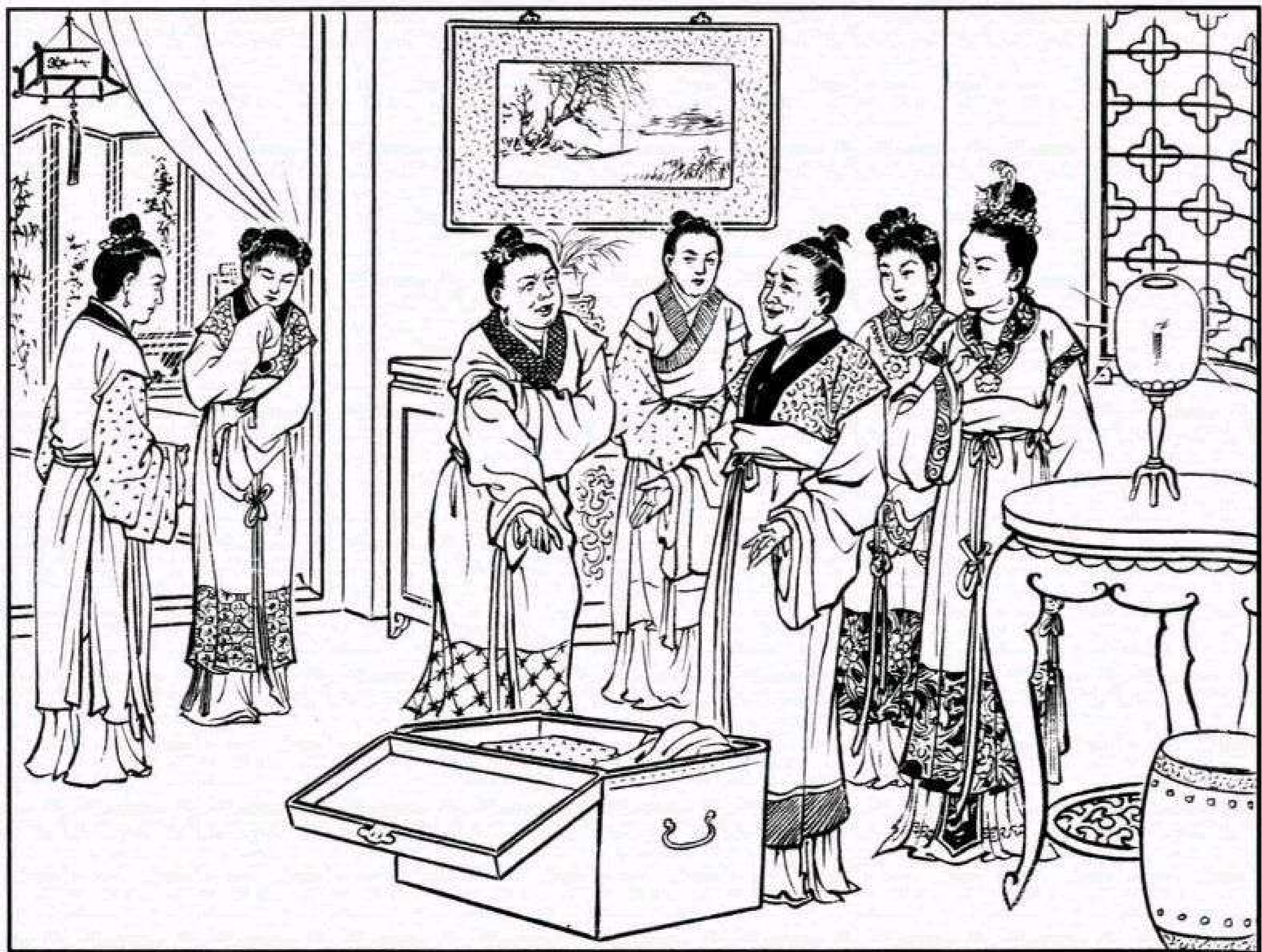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带着众人来到缀锦楼，迎春已经睡着了，丫头们也刚要睡。周瑞家的叩门，半日才开。凤姐吩咐：『不必惊动姑娘，只消查丫头的东西就是了。』



这时司棋正躺在床上养病，忙挣扎起床。凤姐因王善保家的是司棋的外婆，正要看看王善保家的有无私心，便留神看她搜检司棋的箱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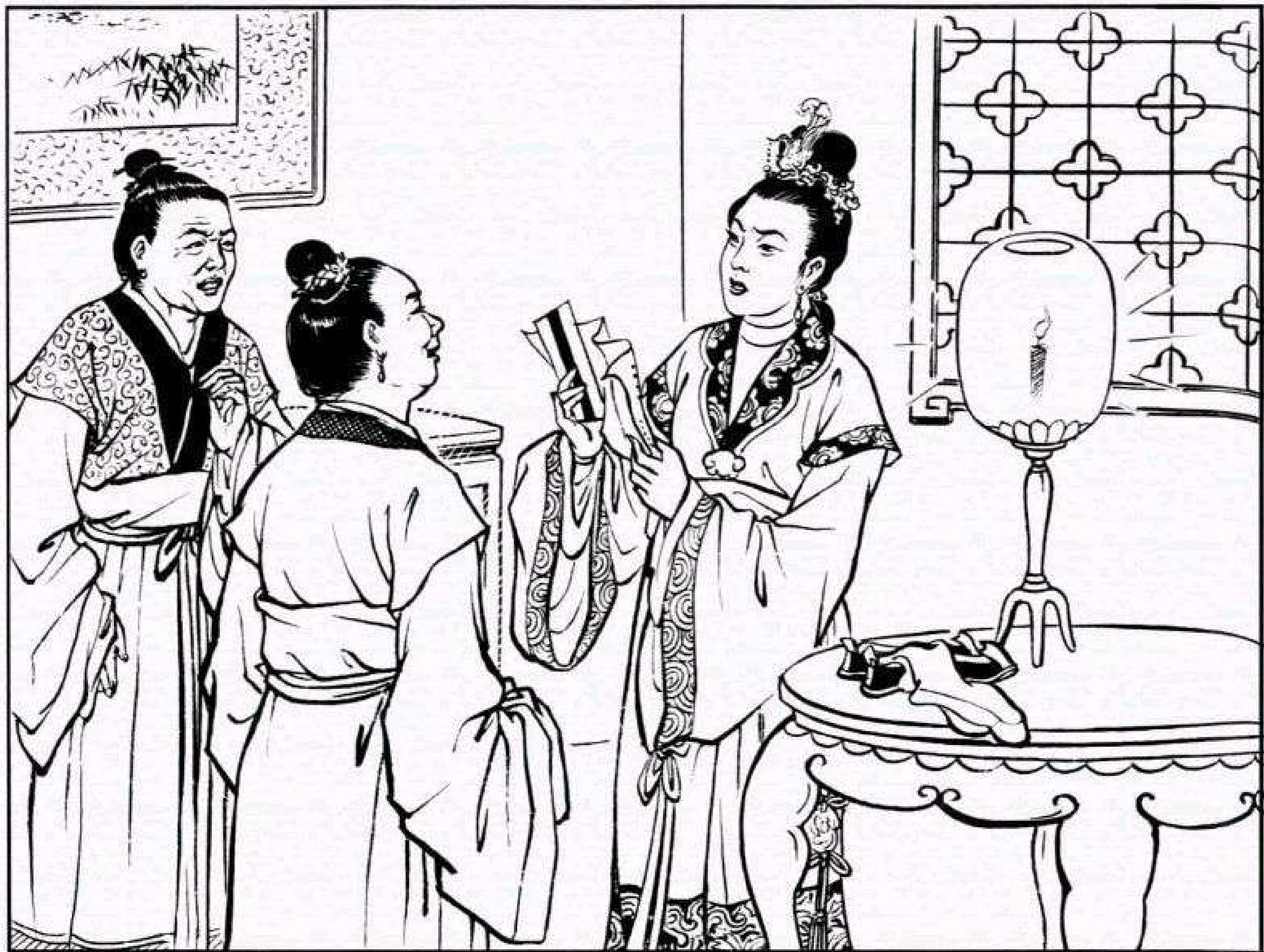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王善保家的随意掏了一会，就回凤姐：『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。』正要关上箱子，周瑞家的忙道：『这是什么话！有没有，总要仔细看看才公道。』



周瑞家的一伸手，便摸出一双男子的锦袜，一双缎鞋，又掏出一个小白包袱。解开看时，里面是一个『同心如意』和一封书信。周瑞家的连忙一总递给凤姐。



凤姐看时，见上款是司棋表妹，下款是表兄潘又安。这和傻大姐在假山边拾着的那封明是出于一个人。再看内容，又是相约会晤的话。



凤姐瞅着王善保家的，连连冷笑，说道：『这倒也好了，司棋不用你老娘操一点心儿，已经弄了一个女婿来了！』王善保家的又气又臊，恨无地洞可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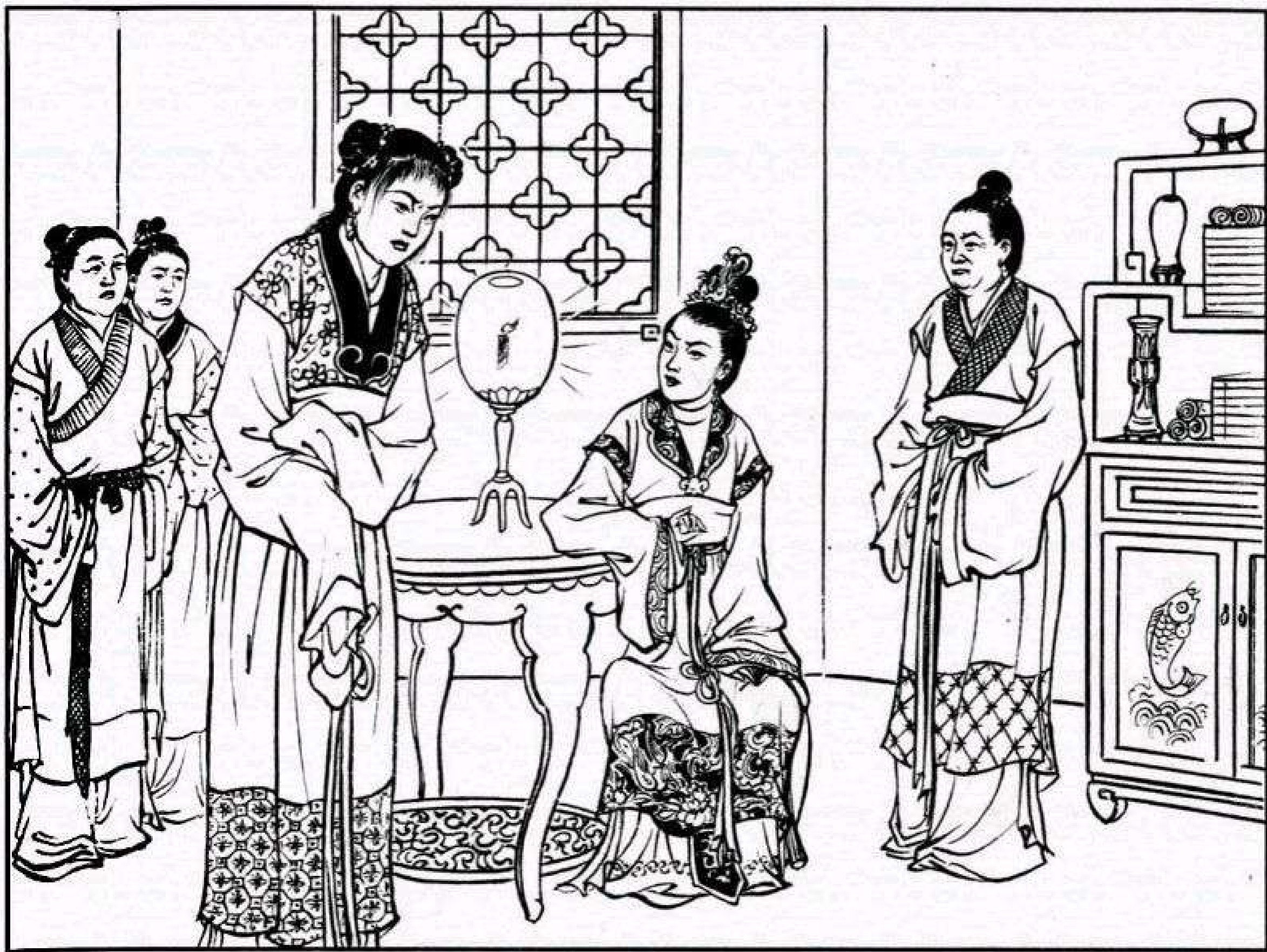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瞅着王善保家的，连连冷笑，说道：『这倒也好了，司棋不用你老娘操一点心儿，已经弄了一个女婿来了！』王善保家的又气又臊，恨无地洞可钻。



众人见拿到了真凭实据，都摇头吐舌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一声不响。再看凤姐时，只见她满面怒色，比平时更加骇然。



凤姐见司棋站在一旁，只是低头不语，却并无愧色，心里诧异，暗想：这事认真处治起来，她的性命也将不保，但她倒是有恃无恐似的，这就奇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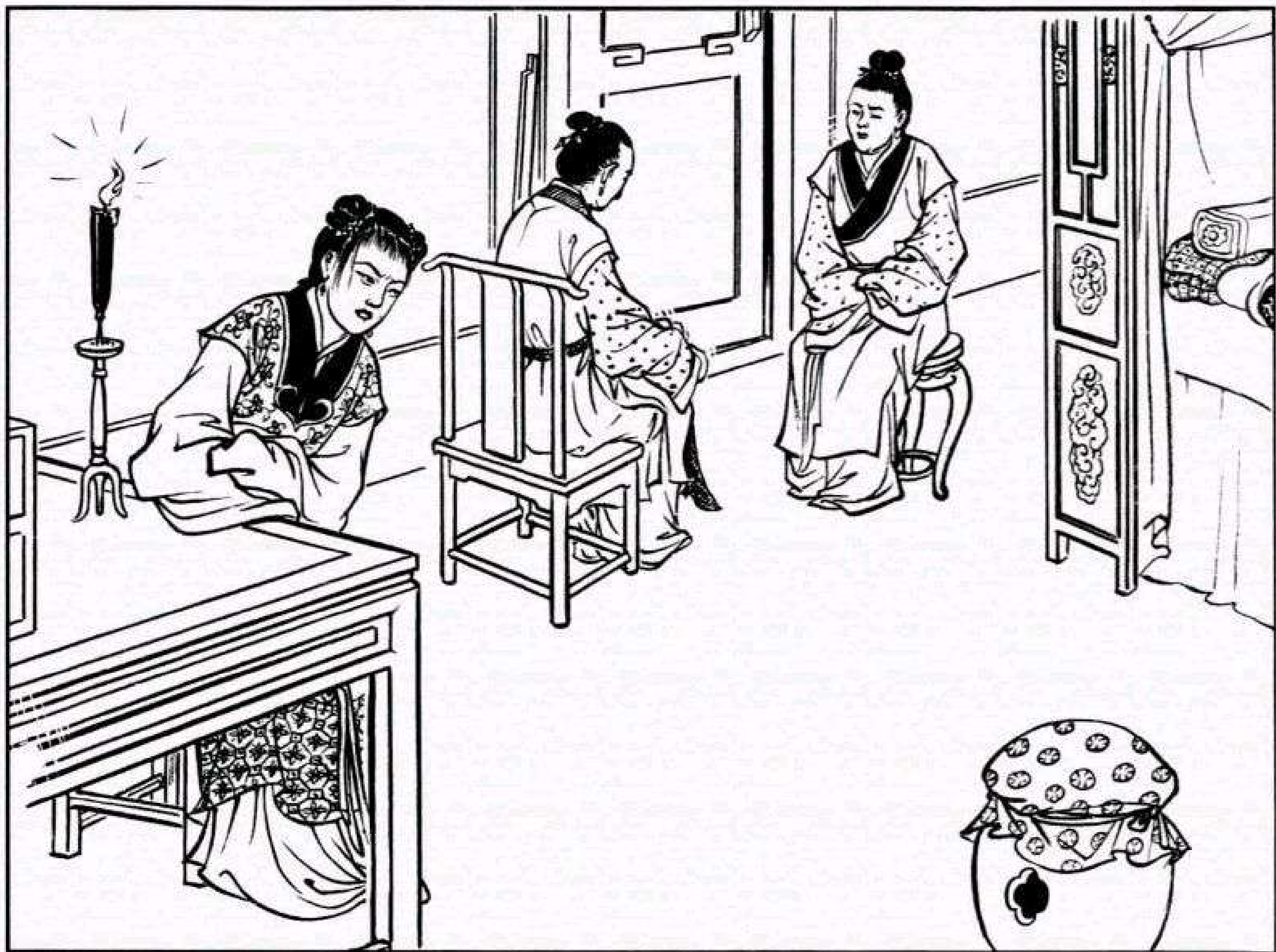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已经夜深，凤姐因搜检已有下落，自己也有些疲乏了，便回房歇息。却又怕司棋夜间寻死，便唤两个婆子看守着她，待等明天处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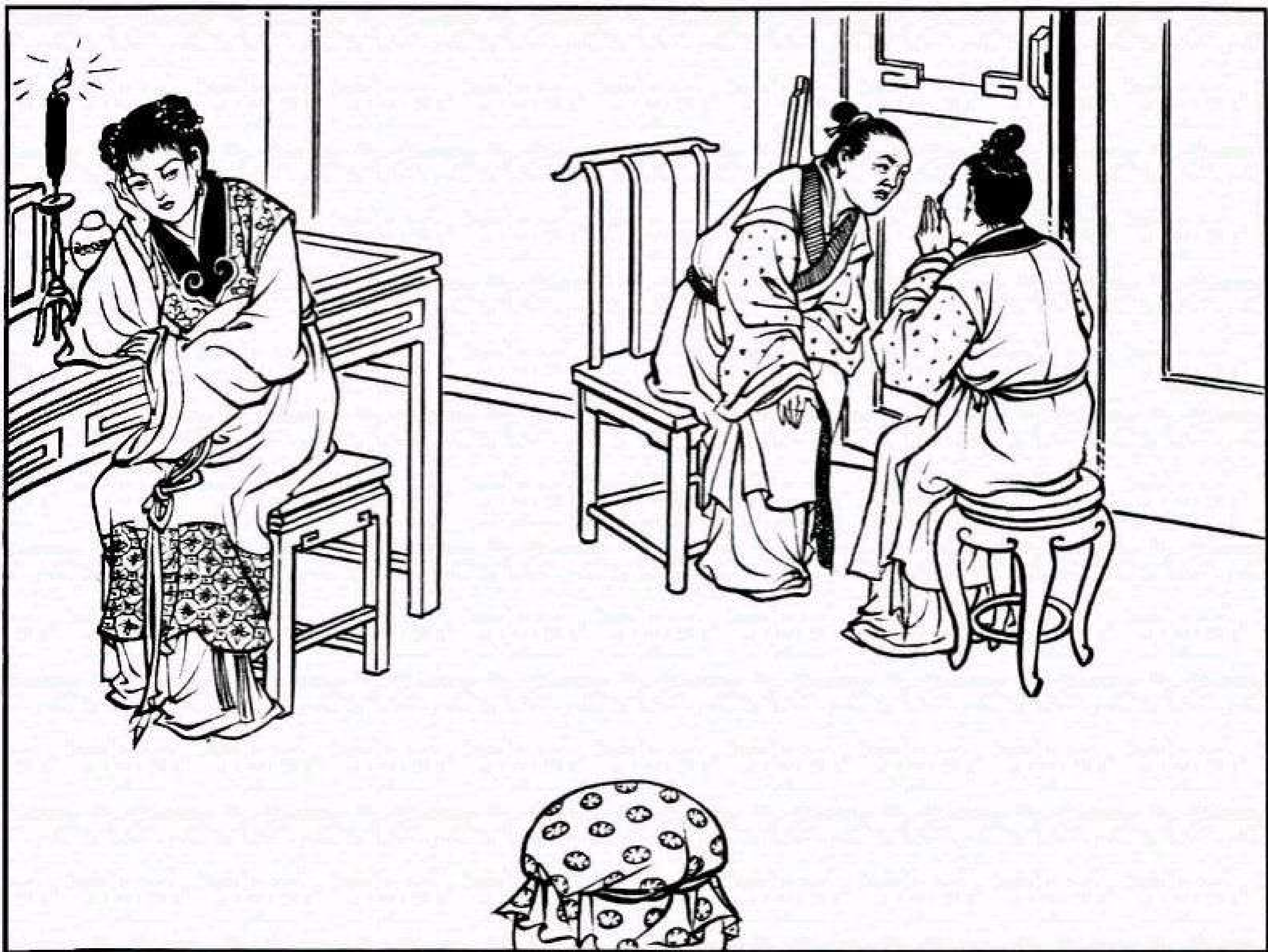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去后，缀锦楼顿时好像戳翻了的乌鸦巢，吱吱喳喳，议论纷纷。『二木头』显得最没主意，拿了一本《太上感应篇》，遮住眼睛，不闻不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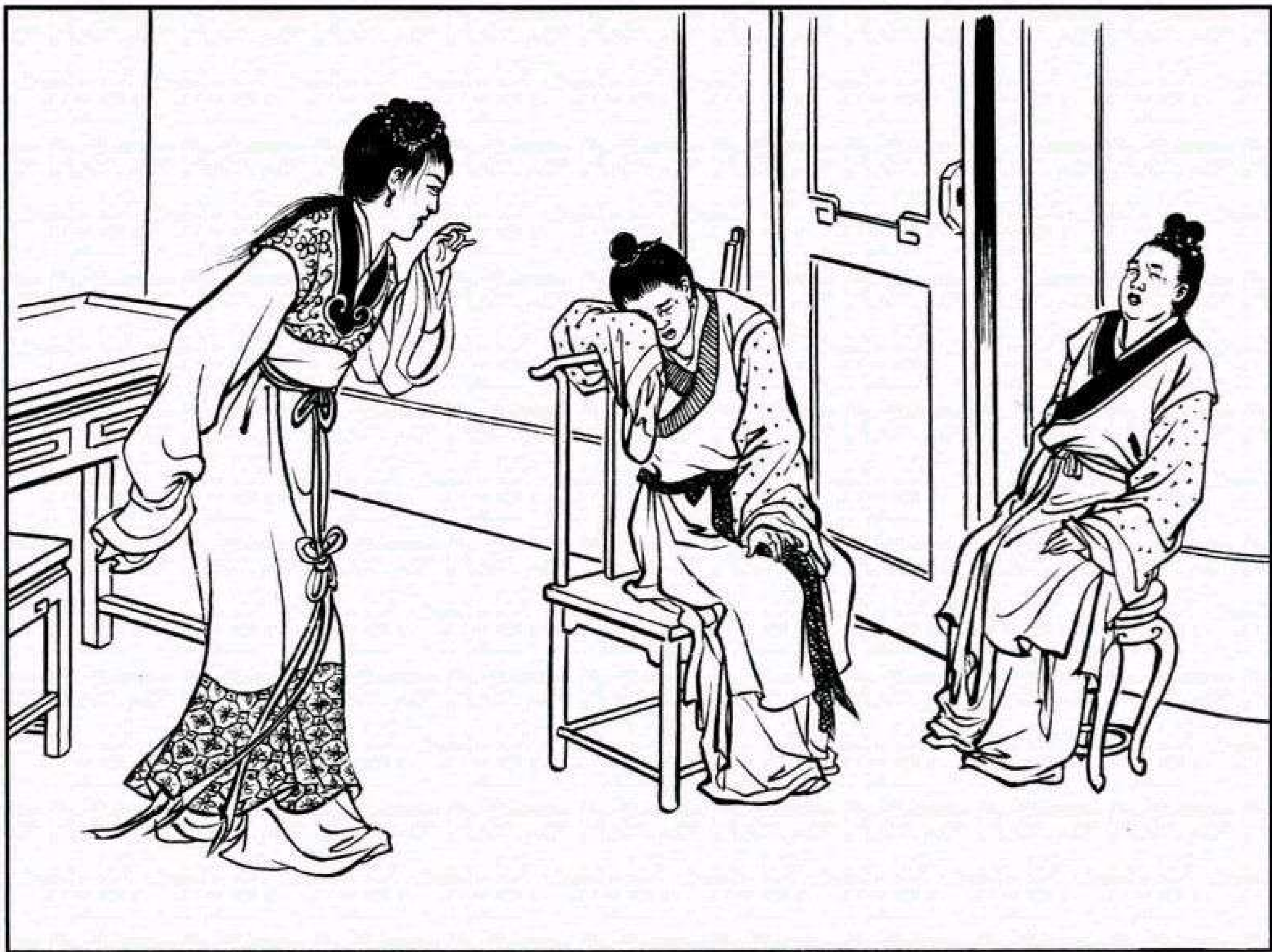
司棋被两个婆子看住，她在想：鸳鸯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爱献媚的人，这事又如何会被上面知道？但刚才看二奶奶的神气，又分明是得了风声才来的。



司棋正在猜疑，却听见两个婆子叽咕着，说那傻大姐真害人，拾了一个荷包巴巴结结去献给太太，不想在荷包里发现什么情书，这场祸真闯得不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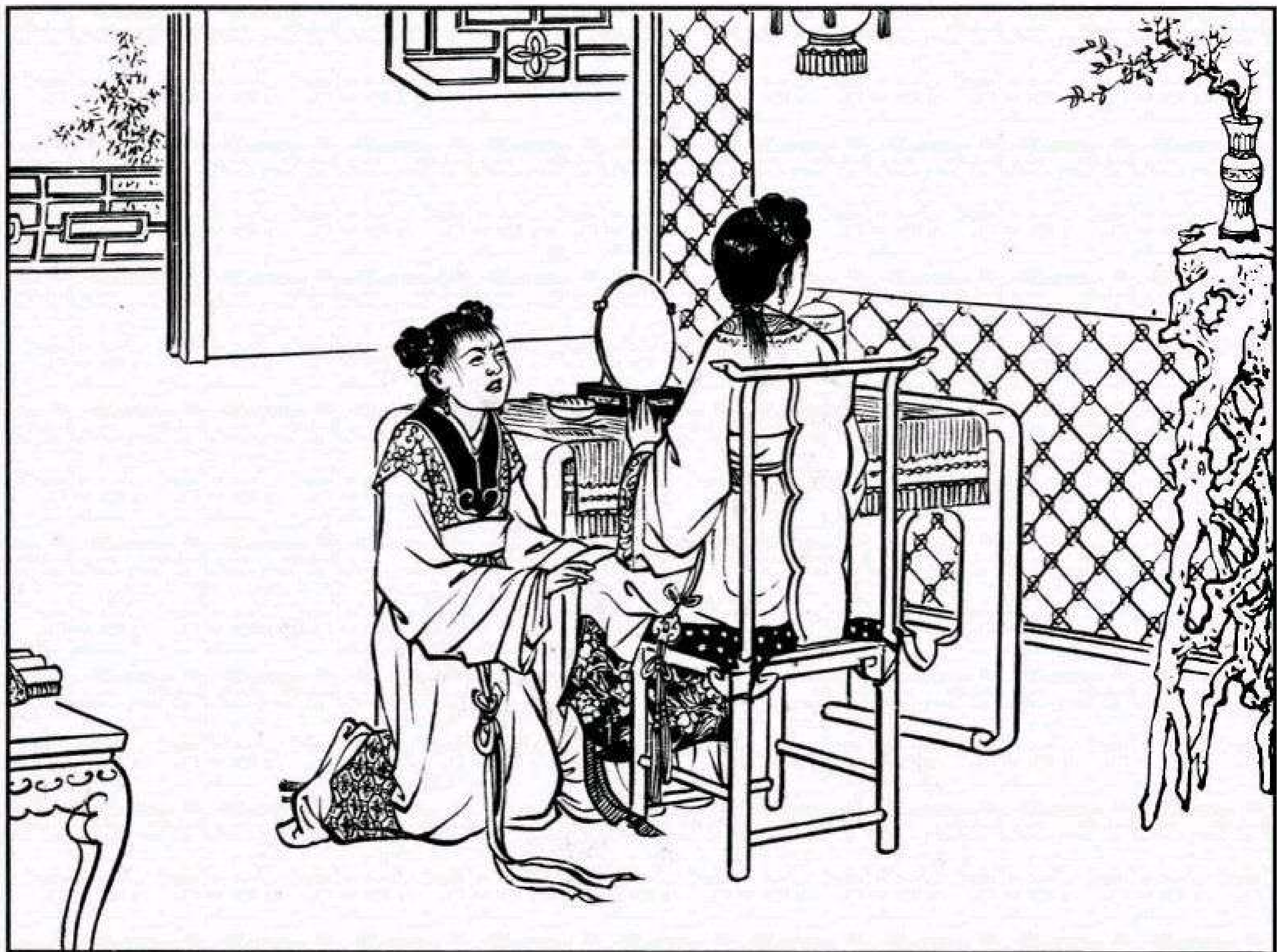
司棋听了，这才明白，那晚相会被鸳鸯惊散，潘又安慌张地溜走，到头连他本来想交给自己的荷包也失落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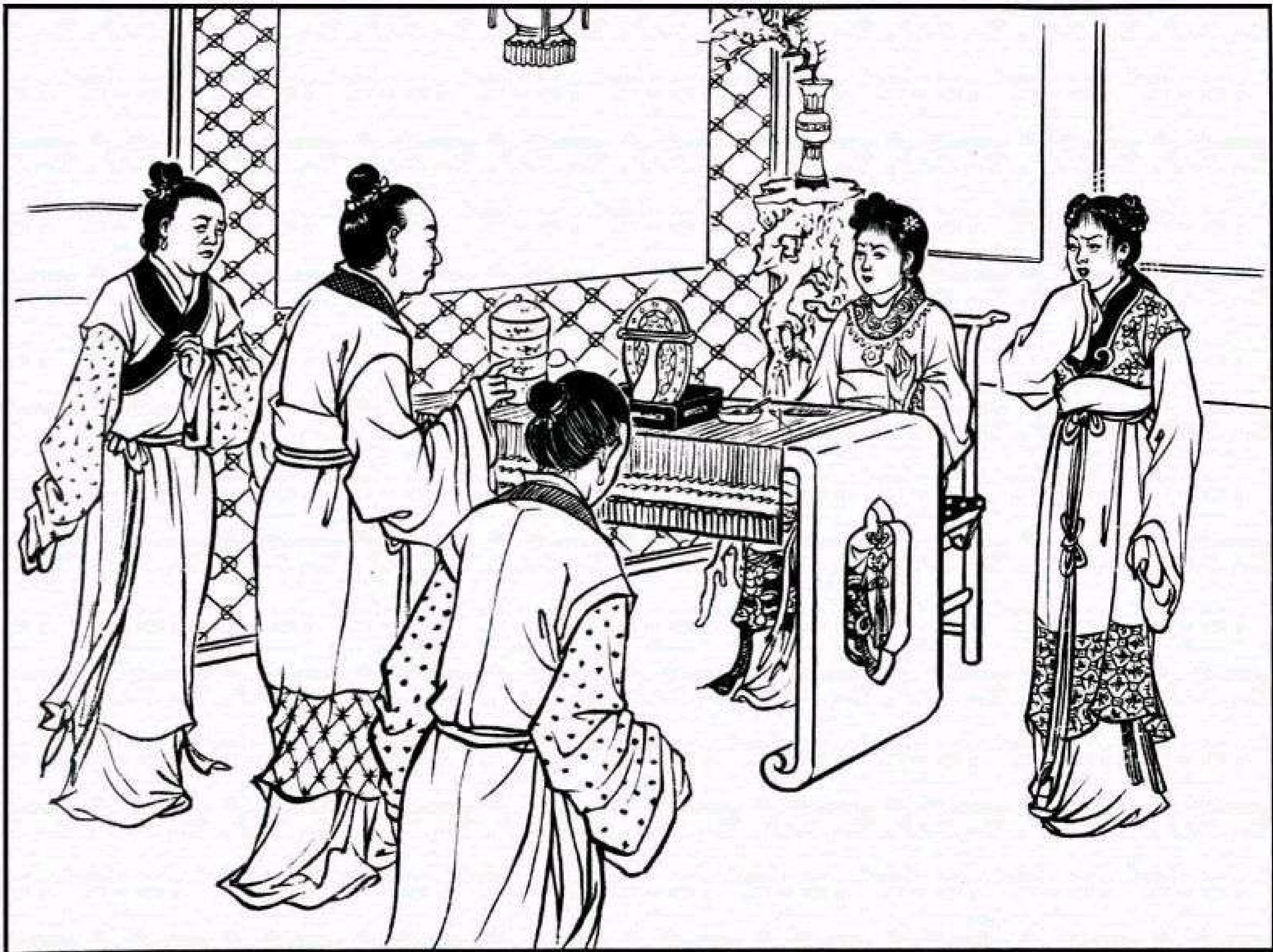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清早，司棋趁两个婆子倦极睡去，悄悄地到迎春房里，哭诉道：「这事原是我做错了，求求姑娘发点好心，不要撵我出去。」



迎春听了这话，头也不回，话也不答，只管呆呆地坐着。司棋哭道：『姑娘好狠心！主仆一场，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？』



这时凤姐已将隔夜抄查的结果回明邢、王二夫人，当即决定：入画私藏银两之事，待查明后再处治；司棋罪证确实，派周瑞家的立刻把她撵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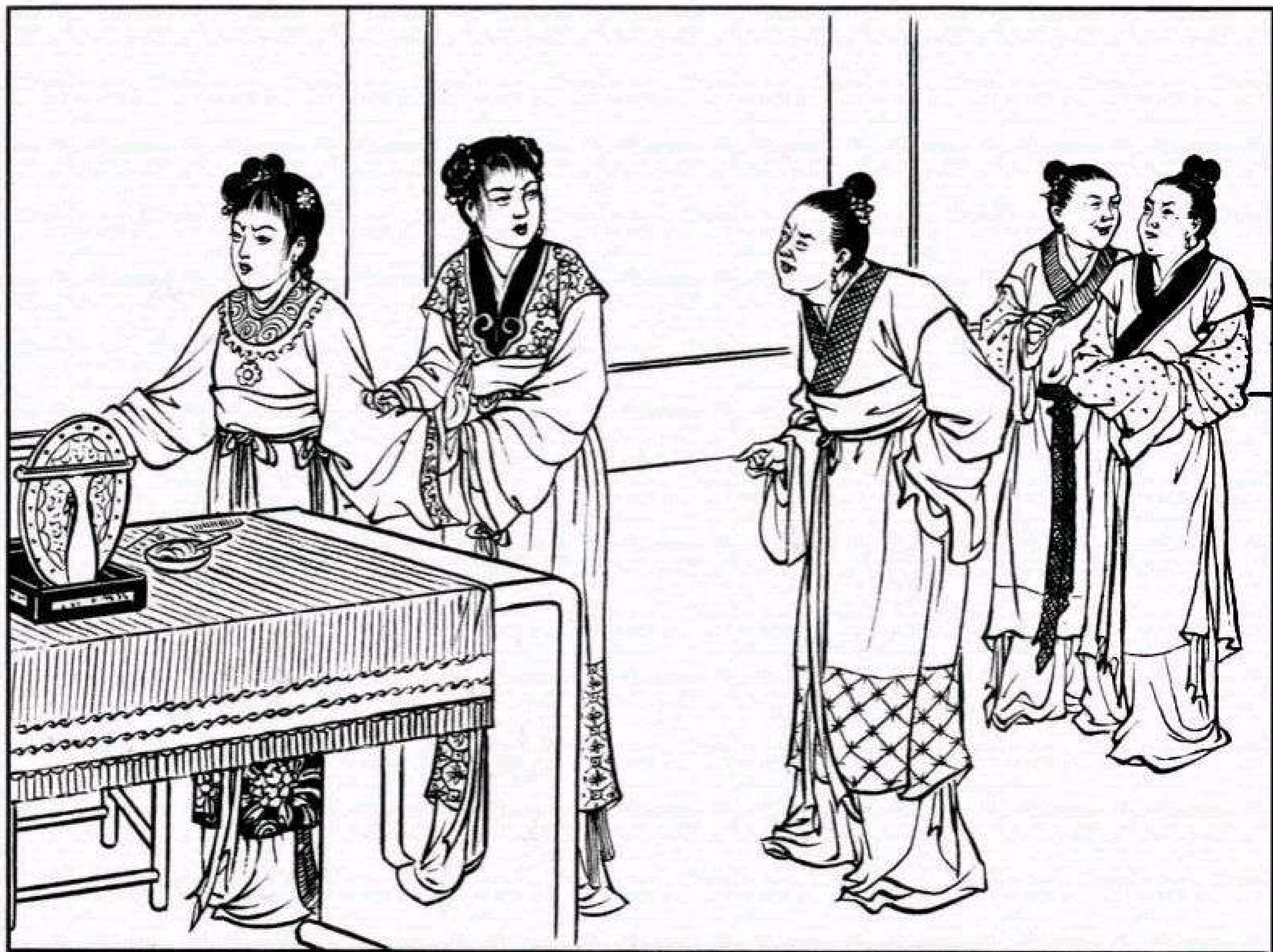
周瑞家的向迎春说明来意，迎春虽无可奈何，到底也有一些不舍。周瑞家的却全不理睬，只管催着司棋快走。



周瑞家的大声大气对司棋说道：「这么大的女孩儿，自己做的丑事还不知道，把姑娘都带得不好听了，你还敢这样死死地缠着姑娘呢！」



迎春也劝司棋说：『你就去吧，大约入画也要去的。自然还不止你们，这园里几个大丫头都要打发。依我说，将来总有一散，不如各人去各人的吧。』



司棋无法，只得含泪辞别迎春。走了几步，又回来在迎春耳边说：『好歹照顾照顾我。倘若我受罪，替我说个情吧。』



周瑞家的见了这副情形，冷然道：「你还想姑娘留你不成？便留下，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，快快死了心吧。倒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去了，大家也好体面些。」



司棋被周瑞家的带着走出缀锦楼，又有两个婆子替司棋将所有的东西拿着。走没多远，只见迎春房里另一个大丫头绣橘赶了来。



绣橘一面擦着眼泪，一面递给司棋一个绢包，说：『我们相处几年，一旦分离，这个给你做个纪念吧。』司棋接了，不觉又哭起来。



周瑞家的不耐烦，连连催促。司棋央求道：「婶子、大娘，求你们徇个情儿，让我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，也成全这几年我们相好一场。」



周瑞家的和两个婆子一向恨司棋大模大样，所以尽管司棋这么说，只是不理，拖着她向角门走去。这时，可巧宝玉从外面进来。



宝玉见司棋哭哭啼啼，又见婆子们那副神气，料着是隔夜抄查的事情了，忙上前拦阻，问道：『你们带她往哪里去？』



周瑞家的知道宝玉平日专爱管丫头们的闲事，要是给他知道了这件事的前后，说不定会纠缠，因笑道：『不干你的事，快念书去吧。』



宝玉笑道：「你们且停一停，我有道理。」周瑞家的不理睬，只说：「太太吩咐不许少挨时刻，我们只知道太太的话，管不得许多！」



司棋见了宝玉，好像得了救星，拉住他道：『她们做不得主，还是你替我求太太去！』宝玉不禁心酸，含泪答道：『事情这样急，这却如何是好！』



两个正说着，周瑞家的早已沉不住气，发急骂道：「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，要不听话，我就打得你了。」那两个婆子不由分说，拉着司棋便出去了。



宝玉气黄了脸，看她们走远了，指着她们背影，恨地说：『奇怪，奇怪！怎么这些人对司棋一些也不肯疼惜，真是全无心肝的。』



司棋回到家里，周瑞家的少不得在她妈面前，加油添酱地说了她许多不是。王氏听了，急得什么似的，竟当场发作起来。



王氏怪自己的女儿做下这样丢脸的事，又怪潘又安害了司棋。最后，又怪王善保家的——她的母亲，不会照顾外孙女儿。司棋尽让她责备，也不答辩。



倒是鸳鸯有情义，隔了几天，悄悄地差一个心腹婆子拿了许多东西来给司棋，并且安慰她说：『等有机会，一定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讨情，叫你进去。』



司棋深受感动，就对来说：「鸳鸯姐姐待我的好处，我不会忘掉的。我眼下受苦，怨不得别人……」一面说，一面哽咽不已。



几个月之后，有一天，那个失踪已久的潘又安忽然又出现了。他从邻舍那里打听到司棋已被荣国府撵了出来，喜出望外，赶紧来和司棋相会。



潘又安进门，就撞着司棋的妈，正要行礼，那王氏把他恨得什么似的，一把拉住，说他害了司棋，动手就打。



潘又安自知做错了事，尽是让她打骂，却一声不响。司棋在里面先还不知道，后来听到母亲骂人的口气，好像在骂潘又安，便从里间跑了出来。



到了外面，一看果然是她表兄来了。司棋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，也顾不得母亲恨他，连忙上前将两个人扯开。



司棋拉住她母亲说：『我是为他出来的，我也恨他没良心。如今他来了，什么都有个商量，妈要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吧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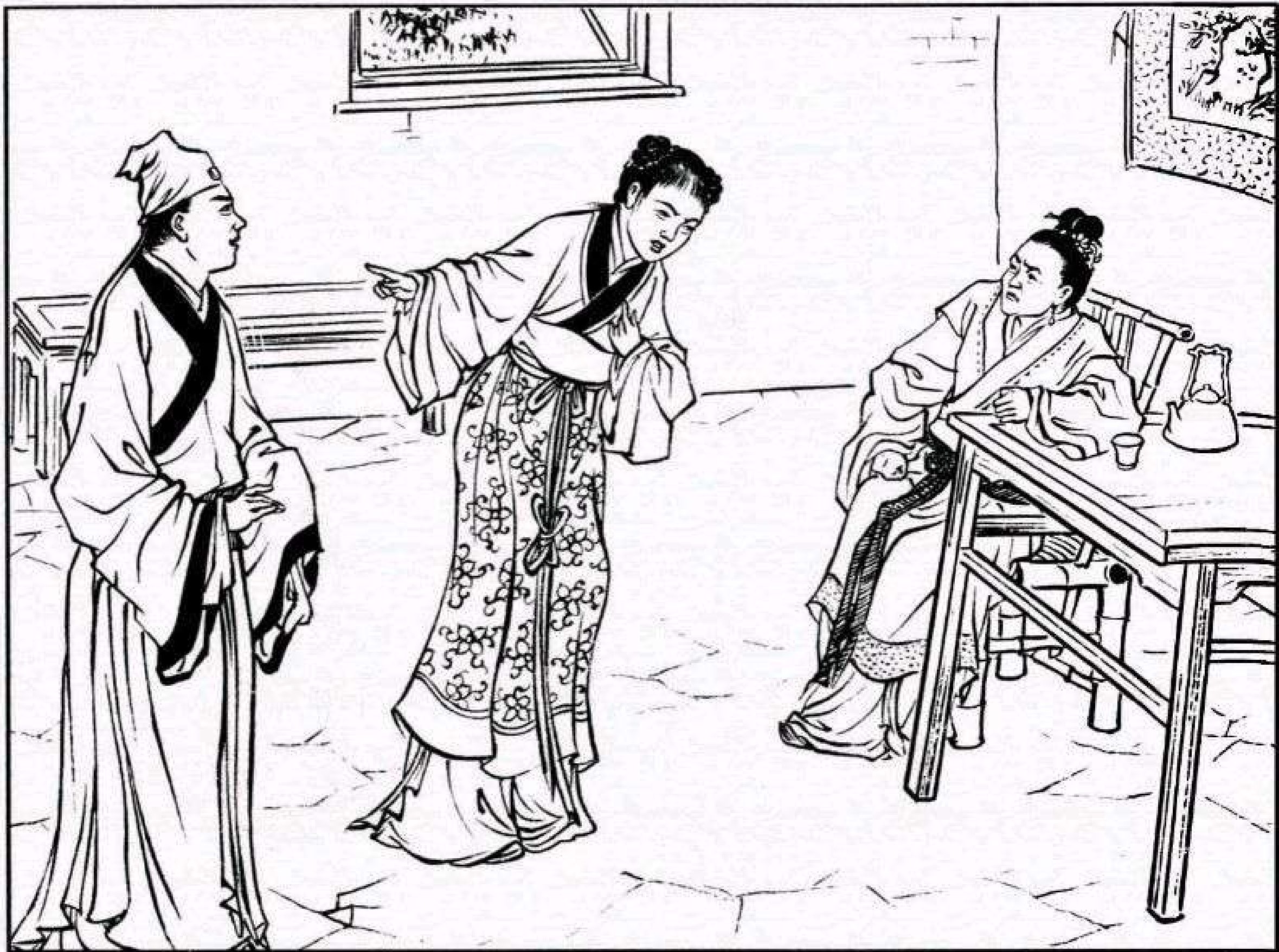
王氏不防司棋竟护着潘又安，气上加气，便放了潘又安，一把抓住司棋，狠狠地说道：『不要脸的东家，你要待怎样？』



司棋说道：『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。我既和他亲昵过，就是他的人了。我只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，一身作事一身当，又何必逃走呢！』



司棋看了潘又安一下，又说：『只要他不变心，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就走，妈只当是我死了。他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，就是讨饭吃，也是愿意的。』



王氏见她说出这般斩钉截铁的话来，气伤了心，不觉嚎啕大哭，嘴里只说：『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偏不答应，你敢怎么着？』



潘又安窘在一旁，想上前劝解，只怕反而火上添油。他努努嘴儿，想叫司棋出去，偏是司棋的妈妈早防这一着，一面哭骂，一面把身子拦住门口。



这时，司棋自言自语道：『我先前原说过的，妈要给我配人，我便拼着一死！』说到这里，只见她霍地一跳，把头向墙上用力撞去。



潘又安赶忙扑过去想拉住她时，司棋已经脑袋撞破，鲜血直冒，倒在地上，一会儿便断了气。



王氏见司棋已死，便扭住潘又安要他抵命。潘又安道：『你不用急。我在外面做事，已积了些钱，为了想娶她才回来的。你要不信，只管瞧。』



潘又安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饰来。王氏眼睛一亮，顿时软了下来，说：『既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倒错怪你了。』



潘又安含泪说道：「我原是想试试司棋的心，要说有了钱回来，那是她贪图财物了。如今她这般刚烈，真是难得。这些首饰你拿了去，我去买棺盛殓她。」



那王氏到手了这许多金银首饰，不禁又悔又喜，由着潘又安办去。一会儿，潘又安匆匆赶回来，后面跟着抬来两口棺材。



王氏大为诧异，说：『怎么要两口棺材？』潘又安笑道：『一口装不下，得两口才好。』王氏只当他心疼司棋，神志迷糊了，索性由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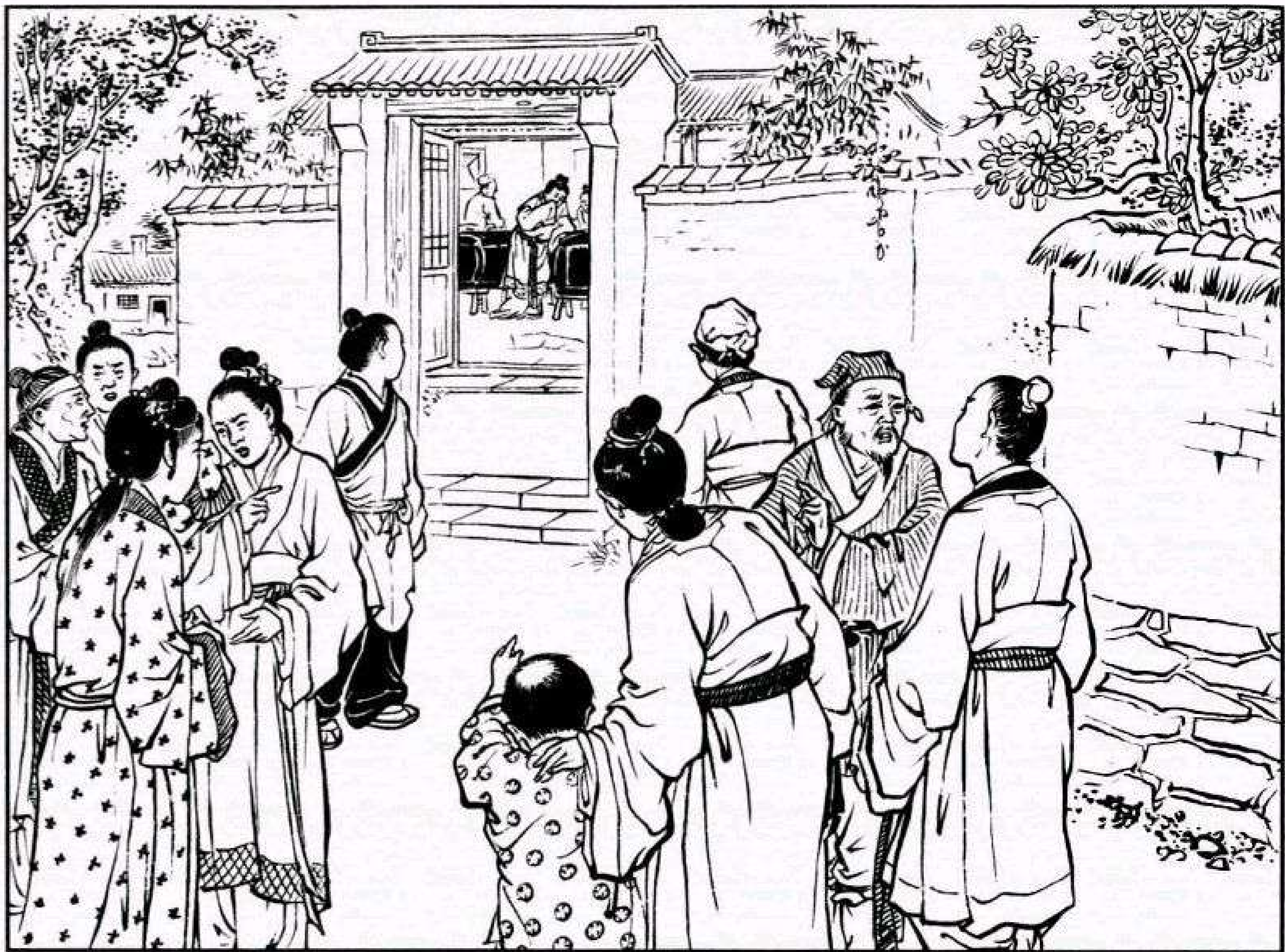
潘又安随即吩咐把司棋入殓。这时，司棋的妈妈懊悔莫及，倒真的伤心哭起来了。再看潘又安，他却不再啼哭，只是沉了脸在忙着料理。



眼看司棋成殓完事，潘又安这才伏在棺上放声痛哭。王氏正想劝他几句，冷不防他从袖里摸出一把刀来，往脖子上使劲一抹，便顷刻气绝了。



司棋与潘又安惨死的事很快传了开去，引得左右邻舍一齐来探问，众人都叹息说：『这样烈性的女孩儿，偏偏碰着这样烈性的小子，真是太可敬了！』



司棋与潘又安

红楼梦之十三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潘勤孟

绘画 董天野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